

在印度（2）：从Keylong到列城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7-15

02:14

去年在豆瓣上看到李硕老师写了一系列在印度的旅行见闻，尤其是拉达克以及Keylong的部分，很有意思，有时候更像是在做田野工作，李硕老师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工作生活，去拉达克接触和观察的人和事情也都很不一样，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附上其中一篇的链接<https://www.douban.com/note/697937610/>。而我去拉达克就只是想到凉爽的山上躲避几天，所以除了到达和离开的两天，我在山里徒步了三天。

在Keylong因为需要等第二天早上5点到列城Leh的公车，所以逗留了一个晚上，从这里到列城还要走上至少10个小时，具体看天气，路况，我当时还算好，只在一个处过桥的地方不得等了好一会儿。

Keylong

Keylong还处于喜马偕尔邦，也是沿山坡从上往下分布，镇子不大，车站附近有一些旅社酒店，前往拉达克的人很多需要在此驻足停留。这里有藏人也有印度人，可能还有一些打工的尼泊尔人，街道上能看到哈努曼像，也有白塔。我在车站吃了饭，还是扁豆咖喱Dal，出了车站试着伸手搭车不成，走过来一个看上去汉人长相的男生，会说英文，问了才知他是列城人，之前在Chandigarh一个工地上打工，现在回拉达克（要先到途中的一个工地送东西）。他哥哥在拉达克做导游，他跟着做过，所以会说很流利的英语。

然后他说他昨天就到了，但今天早上睡过了，没赶上车。一天就一班车，也能睡过去，真是心大，后来发现可能是他飞叶子weed太多了，所以早上没起来。就坐在我旁边帮我伸手拦车的一会儿工夫，就卷起来抽了好多。他说拉达克藏语，也会印度语，车停的时候帮我和过路司机沟通，但也没成功。

他说大麻是在马纳利买的，我倒也不奇怪，那里嬉皮众多，我遇见的欧美背包客告诉我，在马纳利或者说在喜马偕尔的一些地方，你能搞到各种药物，然后去各种奇奇怪怪的party，一些印度人自己还带着柴油发电机，到无人的深山里开野外party。大麻虽然在印度不合法，但印度人使用大麻的历史很长，尤其在印度教里，大麻是湿婆大神喜爱食用的植物，传说中湿婆还食用大麻来疗毒，阿达瓦吠陀经中把大麻视为地球上五种神圣的植物之一。在瓦拉纳西这些地方，出售和饮用含有大麻（bhang一种把大麻碾碎混合后的糊状物）的酸奶昔（bhang lassi）等饮料和甜品(如Thandai)是合法的，尤其是在一些宗教节日的时候，很多印度人会去bhang店铺买这些饮料。

印度一些修行的僧人也会使用大麻，我遇到过一个在喜马拉雅骑行半年的德国女生，她在一些Ashram(多是偏僻的隐居修行处)住过，说她遇见的一些僧人每天早上起床就是从大麻开始的。印度沿着喜马拉雅山麓有很多适合种植大麻的地方，1968年Beatles乐队去了瑞诗凯诗Rishikesh参加古鲁Maharishi超自然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在随后发行白色专辑（White Albums）中除了有印度音乐元素（如《挪威森林》里的西塔琴），一些歌怕还是在药物的作用下写就的。

Beatles这次印度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放弃药物（LSD等），用冥想的方法取而代之，对于大麻，虽然他们接触很早，但完全接受还是在1964年在纽约遇到到鲍勃·迪伦的时候。到了印度，即使在古鲁Maharishi禁止酒精和药物的修行冥想场所，看到一些报道里列侬他们还是用了hashish，虽然不知道他们在这期间写的那些歌里（这是Beatles最高产的时期之一，除了双唱片的白色专辑，之后的《Abby Road》也有收录，还有很多单曲和未发行的歌），有哪些是在药物的影响下，麦卡特尼说白色专辑里列侬写的歌Everybody's Got Something to Hide Except Me and My Monkey还是写的毒品（Monkey指海洛因）。我在阿姆利则锡克教徒的圣地金庙里还遇到一个从东北帮阿萨姆过来的瘾君子，他说他之前用海洛因，在金庙这里可以免费吃住，所以他已经在此好几天了，我不知道他来这里具体是要做什么。

而我眼前的这个拉达克男生也是没事儿就拿出来卷纸卷烟丝和大麻，难怪第二天起不来赶车呢。他就住在车站出入口的一个旅馆，人民币20块钱一晚，8个人通铺，旁边还额外加了两个床，便宜得很，我也住了进去，环境当然有点一言难尽，被褥不知道上次什么时候换的，而且还潮湿，好在我不是特别在乎，对付一晚就行了，第二天5点就走了。

我们俩一起在镇子里走了走，四面都是山，一些山坡上有些开垦的田地，远处更高的地方有冰雪，太阳慢慢落山，阴影向上蔓延，覆盖群山，唯独在山顶有雪的地方停留片刻，那时候或者在那里，太阳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力量。

太阳落山了

晚上一起找了地方吃饭，中途还停电了，他点了藏族面条Thukpa，说难吃得很。晚上我俩撒腿坐在旅馆外边的一个面对山谷的阳台上喝茶，脚下是羊圈和菜地，羊群很安静，或许是睡了，不理睬我们的言语，少有灯光，对面的山也很安静，黑寂，沉默像是一种声音。老板出来提醒他，小心弹烟灰，不要烧了下边的麦秆谷物。我跟他说我七八年前去过拉萨，从北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硬座。但他是土生土长的会说印地语的拉达克人，对于西藏，对于达兰萨拉的政府一点兴趣都没有，或者说对任何政治都不太有兴趣，干活，抽大麻就很可以了。

果然第二天是我把他喊起床的，半夜还住进来一个刚在拉达克徒步回来的印度人，班加罗尔过来的，说接着去Spiti山谷徒步。

五点天还是黑乎乎的，买了票，我俩一起坐在前排司机后边，他有一个巨大的行李绑在车顶上，给途中一个建筑工地送的。之后就是差不多15个多小时的路程，大约三百五十公里，天黑之后才到列城。

Keylong海拔是3千米，出了Keylong不远就进入拉达克境内，海拔开始走高，翻过一座一座的山，最高到五千三百多米的Taglang山口，路上一段路因为高原反应，头疼得厉害。我旁边坐着对于高度毫无反应的这个拉达克男生，只要有下车休息的时间，就到一边卷叶子抽。

拉达克Ladakh本身的意思就是许多山口的地方，出了Keylong之后在山谷间行路还能看到绿色，海拔抬高之后，因为雨影效应，背风向就成了干燥枯黄的景象，一些地方寸草不生，若非山顶的白色积雪和地质层带来的微弱色彩变化，一路倒是乏味，双眼疲倦，更靠近云了，有些时候仿佛触手可及，云层带来一些黑白明暗的片段。要到接近列城，重新回到谷地公路，旁边一些村落出现，河流才会让一切包括人类又湿润起来。

路上少有私家车，倒是很多印度人在这个季节喜欢骑摩托车穿越这条马列山路，每个人都风尘仆仆，面对被河流冲断的路发愁，其余多是货车，军车，还有包车的游客。我坐的普通国营公车上也有前往列城的游客，也有很多只是往来两地的居民，会在途中一些休息站下车，拖下去大包裹。

一些路段破损严重，若非有车轮碾过，看不出来是道路，还有不少是单行道，会车的时候一方只能等待，好在这条路上的车流量不算多。整个途中，尽量睡着即可，或者看kindle，外边时间漫长，虽然和千万年里一寸一寸升高的山峦相比，这点颠簸和攀爬实在不足挂齿。

藏族男生在中途一个施工地下车了，和我说了再见，还把一些零食和水也留给了我，很感谢他陪了我一天一夜的时间。途中不少施工维护的地方，毕竟这是一条脆弱的路，那些驻扎在高原山路上身形矮小的工人（可能不少尼泊尔人），在尘土里裹着面罩，又黑又瘦，站在路边，看着我们慢慢路过，算是休息。

一处桥梁在施工，都堵在这里了

后来开始慢慢下山，接近列城之后，出现很多军营，车上的售票员早把护照收了，一路不少检查站，登记护照信息，最后一个关卡还要本人亲自下车去登记。我坐的车上有几个英国人，西班牙人，还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外国夫妇，着实佩服他们能一路扛下来。

进入列城就开始堵车了，交通混乱，感觉和印度其他地方没太大区别，下车之后发现手机还是没信号，问了才知道这里和印度其他地方不属于一个通信网络，还需要重新办卡。我在外边旅游很少买过手机卡，有wifi就用，没网络就算，在伊朗的手机卡还是朋友给的，印度倒是第一个我装手机卡的地方，因为便宜，在德里机场买了一张，即使被宰了还是令人惊讶的便宜。

因为累，天也晚了，就在车站内找了一个多人间的旅社，环境确实不怎么样，也是人民币20块钱，在车上认识一个南部喀拉拉邦来的印度游客，一起住下了。同屋的印度人有准备去克什米尔的，说现在去不了，我当时还对外边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也没有网络，要到第二天才知道在克什米尔发生了什么。

先写到这儿。

虽然知道没人看，但有打赏的么！？

